

拨开重重历史迷雾 破解桩桩宫闱疑案 解析宗宗大内珍闻

清宫秘史

下

□ 清馨 主编

深入探索大清近三百年的神秘往事
层层揭秘令人眼花缭乱的宫廷内幕



中国华侨出版社



拨开重重历史迷雾 破解桩桩宫闱疑案 解析宗宗大内珍闻

清宫秘史

(下)

清 馨 主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第四节 吴三桂与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的起因

康熙帝面前的乱摊子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主角是夺目的一对祖孙。一个是情同开创的康熙；另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乾隆。康熙帝少年得志、远见卓识、文治武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而之所以说，他似乎没他孙子乾隆那么好运，是因为所有美誉的背后都不外乎有一个坎坷的荆棘矗立在其后。江山不稳、父母尽丧、鳌拜串权、三藩动乱、反清余势、台湾不安……细看康熙的生平大事年表可以得知，自亲政之后，就一直伴随着动荡波澜。世人所给予他的那些动听的美誉都是他生生忍着疼、咬着牙磨出来的。龙椅上铺着的不是绸罗软垫，而是层层密布的刀山火海。风光无限的背后实则是一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父皇顺治离世之后，仅八岁的康熙的日子不怎么好过。



吴三桂颁发的兵部票 清

首先，就是明朝残存抵抗势力的垂死挣扎，其中不乏在社会中相当有影响力的有识之士，刚刚亡了国的汉人，避免不了的去怀念故国。虽然南明皇室胆小怕事，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于清朝，而是拒绝与清政府合作。

其次，是财政的严重困难。江山的争夺并不是谈判桌上喝喝茶水、谈谈双方观点就能稳操胜券的，在那个时代，真正有分量、能够站得住脚的只有刀枪铁蹄。明末清初期间的战争，到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为止，前后长达34年之久，不但击垮了大明王朝，同时也熬干了清政府。长期的战乱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权者的财政状况也十分窘迫。

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发展生产、稳定民心、巩固统治都是顺治留给康熙的一系列烂摊子。腐败的官场吏治更是历史遗留问题。历朝历代更替的缘由一般都是以官员的贪污腐败为开始的。而清朝又有自己的特点。

由于清军大举入关的时候，大量原来明朝的大臣投降，当时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为了能够迅速地夺取全国江山、稳定长期战乱的局面，对于这些汉族的降官降将基



本上全部采取了全盘接收、招纳、官复原职的办法。此举不但迅速导致了原来明朝官场中的弊端没有清除出去，反而传染给了关外来的大清官员。从此之后，无论是满官还是汉臣不但不尽心任职，反而愈加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满族人当权不久，内外夹击的情势之下根本没有闲暇去处理萧蔷之事，即使统治者清楚明白手下的人为非作歹，也会担心如果处理不当，不但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会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定甚至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哪怕是皇帝也不敢冒这个险。

顺治在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上本来就是一个受害者，他在有生之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处理，也只能留给自己的儿子。皇位世袭的同时，烂摊子也是一代留给一代。所以，康熙亲政后，清朝名义上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实际上有的地区一直未能纳入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如南方数省便是三藩的割据势力范围。他们就是清初皇帝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

以汉治汉的弊端

清初，为了充分利用汉族降将的力量，同时也是为了稳定人心，先后封了四位汉人藩王。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最早归顺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以及对清朝入关起了关键作用的平西王吴三桂，这四人组也就是后来不断给康熙制造麻烦的“三藩”。不过后来，耿仲明死了，其子耿继茂承袭了爵位；孔有德也因为死后没有儿子，其爵位被解除。从这以后，清朝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继茂镇守福建，耿继茂死后，其子耿精忠继位，“三藩”正式成立。

三藩的土皇帝生涯

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本是三个背叛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叛徒，但是却由于清朝初时的特殊情况而摇身一变成了清廷所不能不重视的开国功臣，并且被封为镇守边疆的藩王。虽然天下之大莫非王土，但是也确实存在着皇帝所看不到的地方。随着天高皇帝远的局势，独据一方的三藩军力日渐强盛，势力、权力增大的同时，他们的个人野心也越发膨胀。到康熙帝继位时，三藩已经成了朝廷的祸患，清政府虽然已经穷得当响，但本是穷山僻岭的三藩却是个个富甲天下。

尚藩在广东凿山开矿，煮海贩盐，对朝廷不交一文税金，所有的收入都让他中饱私囊，而且还利用地理位置垄断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大肆走私，从中牟取暴利。耿精忠袭爵后，比起这些老一辈的手段也并不逊色，不但在福建这块肥土上横征暴敛，勒索银米，还将各地的奇珍异宝肆意搜刮到自己门下。

吴三桂就更不用说了，做的买卖更是让人惊叹，居然在云南公然圈占公田，私自大兴土木，用康熙的银子投资，将一些名贵的土特产实行专行专卖政策。不但其他两藩涉及到的买卖他都有沾染，而且还变本加厉地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占有度，居然自己制造起了钱币，流通各省，并且取了个名字称为“西钱”，反大清之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时人称吴三桂“庄佃众多，铺税千万两，仓库里金银布帛堆积如山，厩圈中骡马牛羊畜之如林”，富可敌国，无与伦比。

然而就算是这样，三藩仍然每年都理直气壮地向囊中羞涩的康熙要大把银子，美

其名曰保卫边疆的军用必要开支。国家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用于三藩开支，仅云南一省每年就不下数百万两饷银，即使倾尽国库，也难以供应，成为清朝沉重的负担，也成了康熙继鳌拜之后又一个令他头痛不已的头等大患。三藩之所以最终被康熙撤掉也有些自讨苦吃的嫌疑，他们本身就已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为什么还总去惦记着康熙手中的那点银两呢？

不仅如此，连朝廷才能有的驻防地上的人事任用权，三藩也贪得无厌地操控于手中，只要是他们提名的官员，连地方总督、巡抚都不得干预。虽然没有得到朝廷的正式授权，但是三藩行使的大半权利已经不由得别人“说三道四”了。

纵是这样也全然不满足，吴三桂上书康熙，白纸黑墨地要求朝廷让云南、贵州的官员都听任吴三桂的差遣，意思就是想要自己手中的王权仅次于皇帝，其他官员都要听他的指令，那时候的康熙还没有拥有足以震慑住三藩的实力，不敢得罪他，只好答应。这等举措明显就是康熙向吴三桂妥协的举措，康熙也咽不下这口气，可谁让人家吴三桂的实力大呢！所以，还得忍。即使康熙已经如此退让了，吴三桂还是禁不住一次次地考验他的耐性，进一步地要求自己的管辖之内不受朝廷吏部的安排，由吴三桂自行来任命官员。一时号称“西选”。

养虎为患的制度

康熙并不是不知道三藩的所作所为，眼看着三藩势力的扩展逐渐无法控制，清廷采取笼络策略，公主下嫁，试图加以安抚，稳定三藩几年，直到康熙有铲平他们的实力为止。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娶顺治帝之妹和硕公主。尚氏的两个儿子之隆、之孝，耿氏的两个儿子昭忠、聚忠，也都各为额驸。就这样，三藩的人成了半个朝廷的人，信息来源更加广泛、可靠，反倒是方便了三藩恶势力的蔓延。

最初，清朝设立三藩本就是为了稳定边疆，免除朝廷的后顾之忧。然而三藩手中的权力逐渐增加了之后，对权力的欲望也逐渐膨胀起来，逐渐走上了与中央集权政府相对立的道路，成为分裂割据中央集权的军阀势力。由于初入中原，政权不稳，清廷对三藩的行径虽明知，却有心无力，只能着意安抚，致使三藩逐渐独立于朝廷，甚至想取代朝廷。鸟儿的翅膀一旦硬了，想飞多高就飞多高，就不是能够轻易控制的了。而且，三藩也确实有嚣张的资本。他们都佣兵自重，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

面对三藩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朝廷实在是束手无策。政局不稳、国库空空，面对此情此景，清政府最怕的其实就是打仗。军事开支实在是个无底洞！国势刚刚稳定，如若再陷入战争的话，老百姓都会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如若孤注一掷地强行进攻的话，加上吴三桂的六亲不认，很可能会步前朝的后尘，最坏的结果便是满族政权还得撤出关外，而在那片龙兴之地上能不能再拥有一寸山河，都是个未知数。因此，在面对三藩的一次次挑衅，康熙也只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策略。

其实，清政府面对这样的窘境也不是没有想过对策，不但想过，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出台过一系列的政策。“更名田”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鳌拜辅政时期，做过的为



数不多的好事。也是他在担任辅政大臣的过程中，最后的辉煌——因为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仅仅两个月，他就被康熙皇帝拿下了！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吴三桂那迟来的爱国之心似乎又回来了，旗帜又忽而转向大明王朝，在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慢慢地清淡下去的情况下，他又举起了这个旗帜，还厚颜无耻地提到了永历。对于他的反复的小人行径先不提，总的来说，吴三桂已经下定决心想要脱离大清的控制了。这时候康熙就是再顾及国家的整体局势也要破茧成蝶，不能再继续忍气吞声了。

何况，就算吴三桂不反，三藩问题也确实已经成为清王朝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一大毒瘤，其解决办法已经在康熙帝的脑海中日渐成熟，并把它与治河、漕运视为并重的“三大事”。康熙清醒地意识到：吴三桂绝非宋朝功臣可比，乃是唐代藩镇之流。他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准备寻找适当的时机除去三藩。

吴三桂为何把儿子送上了断头台

被父亲送上绝路的吴应熊

吴应熊，吴三桂的儿子，似乎自从生下来就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明末清初，吴三桂以尴尬的身份求存于这个尴尬的社会中，似乎就预示着即使满族人稳住了江山也将会继续周旋于政治、权利斗争的旋涡之中，除非他主动放弃一切，从此隐姓埋名甘愿做普通百姓生活。关键是，吴三桂之所以两次背叛主子都是因为那源自于骨子里的权势欲望。所以，吴三桂对权力的渴望，也就直接导致了自已儿子的悲剧。

其实，吴三桂不只有吴应熊这一个儿子，之所以历史上关于吴应熊的记载最为清晰详尽，是因为他在康熙平定三藩时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吴应熊本来就是皇亲国戚，清王朝的皇室当初为了笼络三藩，不惜把格格们许配给了三藩的子孙们，吴应熊也是其中之一。许之与他的正是康熙的亲姑姑和硕公主，也可以看出吴三桂确实得到了清政府的“厚待”。吴应熊虽然已经是驸马身份，其本质上却是清政府牵制吴三桂的重要筹码。康熙以为只要有吴三桂的儿子在京城，就不怕他又再一次叛变造反的一天，可惜的是，他再一次错估了吴三桂的狠心。吴应熊似乎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被两个至亲的人叛变了，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妻子娘家的侄子。

随着康熙与三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复杂，吴应熊也自知自己项上的这颗脑袋会随时不保。但是他的去留问题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作为牵制吴三桂的唯一筹码，康熙是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走他的。虽然他是康熙的亲姑父，但是在皇室之中，连亲兄弟都能互相残杀，就更别提区区一个姑父了。

康熙七年（1668年），狼子野心的吴三桂终于明目张胆地反叛清廷了，而作为人质的吴应熊当然不能幸免。虽然吴应熊的妻子、康熙的亲姑姑在孝庄与康熙面前哭诉求情，也没能免吴应熊一死，吴三桂一反，他儿子吴应熊的人质身份便再无用处。吴应熊死后，康熙皇帝经常下诏慰藉公主，谓其“为叛寇所累”。

父亲手中的工具

吴应熊的命运兴衰还是要追究到吴三桂的身上。

被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俨然已是一方霸主。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刚刚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年纪尚幼，对他无可奈何，只得一忍再忍。

双方都在酝酿、积聚、等待，一直到康熙真正掌握了朝中大权。三藩对清政府的百般刁难，康熙再也无法容忍那些手握重兵的藩镇势力，决心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为开始，探探吴三桂的口风。而吴三桂也并非粗枝大叶的一介武夫，在康熙削藩的同时也在极力保住兵权，掌握军队，以图自固。完全把吴应熊至于脑后。

一方是权欲无限膨胀，一方是有意识地歼灭重镇羽翼，两股强大的力量相互碰撞，冲突势不可免。不言自明，朝廷与吴三桂等人各怀心事。想来吴三桂也是一个成大事的“大丈夫”，亲生儿子的性命不顾不说，还积极发挥儿子在京城的能力为自己服务，让吴应熊四处用金钱收买人心，好为吴三桂服务，这无疑在加速吴应熊死期的到来。继人质之后，吴应熊再次成为了自己父亲手中的工具。

吴应熊也唯父命是从，这点上不得不称赞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明白自己在父亲眼中的角色，可还是一心一意地挥金如土，为父亲买情报、传消息，联络的也是那些本身就立场不坚定的墙头草人物。虽然康熙有所防备，但无奈吴氏“众人拾柴火焰高”，导致吴三桂的情报机构异常灵敏，甚至对朝中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这点可以完全归功于吴应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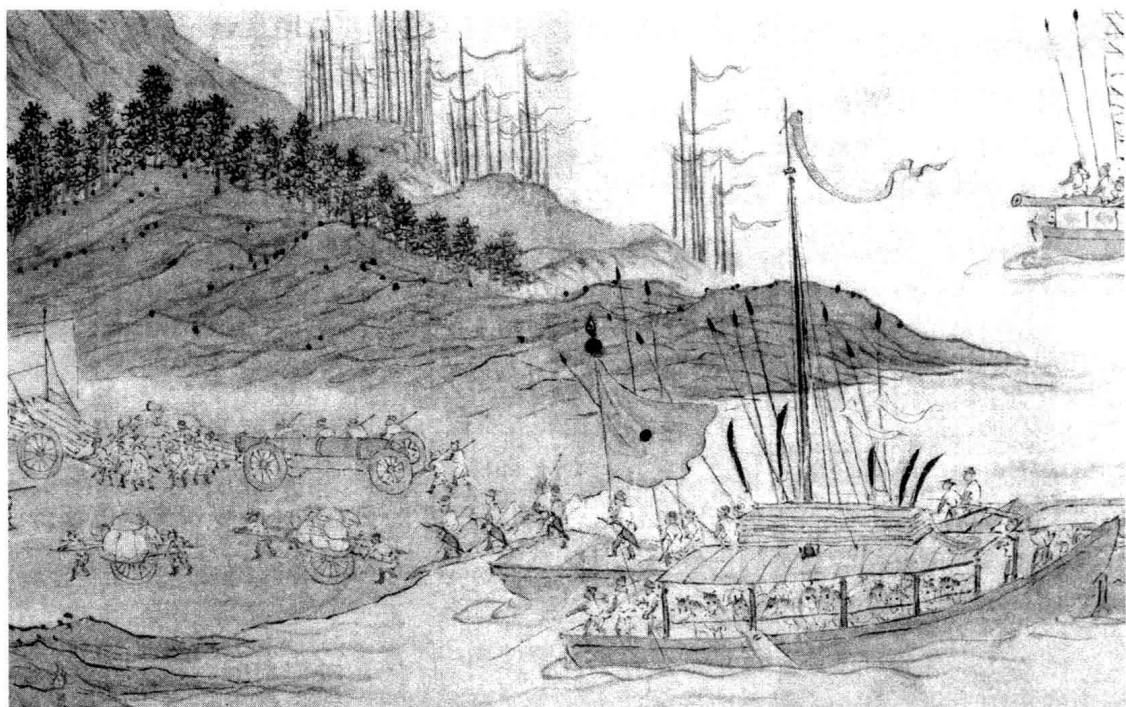
吴应熊在朝中“间谍”的身体让康熙帝十分震怒，吴应熊的处境汲汲可危。不过吴三桂也不是铁石心肠，吴应熊毕竟是他亲儿子，他不能不对儿子的处境有所考虑，所以特意把自己的亲信胡心水放到吴应熊的身边，让他“代为照料一切事”。这样，胡心水便成了吴应熊额附府的大管家，府中日常庶务都由他来悉心照理。只是对权利的狂热追逐最终让吴三桂决定放弃京城的儿子。就这样，孝顺且全心全意听命于父亲的吴应熊最终成为父亲权利手中的牺牲品。

吴三桂的“无奈”

如果说吴三桂降清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话，那么他的反清便是“冲冠一怒为撤藩”。

此时的吴三桂早已不是大清的功臣，也不想继续做一名回头是岸的清臣，他只想自己能够也有一个皇帝的头衔，彻底改变自己这浮萍一样的命运。吴三桂知道康熙年纪虽小，但不是个好惹的人物，当年铲除鳌拜的情形还记忆犹新，自己的所作所为势必会让康熙把矛头指向自己，这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等到康熙羽翼丰满之后对付自己，还不如在他还没有成熟之前就下手为强，于是，吴三桂亲率大军起兵反了。

而他的反叛为自己带来的初始后果，便是留在京城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被清廷处以死刑。



平定三藩战图 清

此图描绘的是清水军在湖南向吴三桂叛军发起进攻的情景。

康熙帝撤藩的决心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由于治理得当，使得朝廷一改清初期时的困顿混乱，国力大有提升。但从康熙的平生重大事迹表可以看出，康熙帝实在是一个命运多劫的皇帝，内忧外患是一个接着一个，南方有三个藩王尤其是吴三桂格外让康熙帝担心。

康熙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削藩之前的三藩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与朝廷分庭抗争的政治团体了，愈加地独立于朝廷，甚至比朝廷还要富有。所以，想要统一天下，就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势力。

而三藩看到康熙已经逐渐把身边的障碍清扫完毕，认为这回似乎该轮到自已了，于是也对小皇帝进行了一番试探。尚可喜首先出面，声称年老了，想回辽东老家，向康熙提出了类似于辞职的奏章。这无疑是对康熙的一次明显的试探。但是康熙那个时候实在是受够了他们的气，再加上自亲政以来的种种战果，自信心就有些膨胀，虽然孝庄太后百般劝阻，说明撤藩时机未到，不如等吴三桂老去、死去再从长计议，大臣们也从国力现状上表示不支持康熙的撤藩之举，但是，康熙还是认为撤藩的时机已到，不顾众位臣子的反对，批准尚可喜告老，撤掉平南王的爵位。

康熙的反应这次确实给了三个心怀鬼胎的人一个明确的答案——撤藩。这一来，当然触动了三藩的权利，特别是吴三桂这个权力欲望强烈的人了。所以，三藩决定在康熙之前先下手，举兵造反。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

吴三桂身败之谜

三藩之乱大幕拉开

吴三桂留在清政府的儿子吴应熊被康熙处死，是“三藩之乱”的转折点。双方的底牌已经亮开，再没有什么顾及。在吴三桂首先出兵之后，1676年冬，康熙迅速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向吴三桂扑来。清军声势浩大，吴三桂也破釜沉舟不甘示弱，双方陷入了对峙阶段。

自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五年四月，战乱不断扩大，吴三桂出兵凶猛，而康熙自然也是不甘示弱。两军在斗争中各有得失，但是，令吴三桂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盟友会出卖自己转而投向康熙的一边，使他战事开始时的胜局逐渐向相持阶段进行。

康熙的一生是由一个又一个挑战与考验所构成的。这些考验是他的祖父、叔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历史包袱，各个都沉重万分。“三藩”问题是伴随着鳌拜的落幕接踵而来的。康熙帝在处理这一些问题上表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素质。

康熙帝与吴三桂的三藩之乱进行了八年之久，在大半个中国进行了一场大的是与非、成与败的博弈。一方是20岁未经战阵的康熙帝，另一方是62岁身经百战的吴三桂。但是战争过程中，两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却与他们的年龄和阅历完全成反比。康熙帝身处博弈中所表现出的坚定、镇定、淡定是吴三桂所不能比拟的。康熙帝与吴三桂博弈的结局早已注定。

而吴三桂，却在此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三藩之乱的拐点

康熙十七年，虽然吴三桂自觉气数已尽，马上就要被清军攻破，但是，折腾了一辈子总还是想要把自己那个最初的梦想圆上一圆。于是吴三桂等不及最终完成他的霸业，在衡州称帝。但这一冲喜的举动却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吴三桂只享受了几天而已，就在连连失利的战势下郁郁而终了。

吴三桂死了，他所带领的军队便是群龙无首了，清军趁机发动进攻，打打停停，从此叛军一蹶不振，余众纷纷出降，三藩之乱终告平定。吴三桂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过了当皇帝的瘾。

频繁叛变，丧失民心

吴三桂的两次叛变给他带来的后果确实大不相同。第一次背叛崇祯，换来了大清的礼遇和善待。如果没有他后来的再次叛变，后人对他的评价也不至于如此不堪。大明朝昏庸至极，被清朝所取代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第二次背叛康熙，却是吴三桂的一大败笔。清朝此时正处于蒸蒸日上的繁荣阶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吴三桂在此时却是一个欲望强烈飞扬跋扈的云南土霸王，此时反清纯是反社会发



展脚步的。而且各种条件集合起来也并没有给吴三桂带来多少胜算，反而处处都是败笔。

当然，在吴三桂最终失败的结果之中，一来，他打出的旗帜、口号就过于老套了，“反清复明”早已是老生常谈，再说大明朝的灭亡就是由吴三桂自己一手策划的，现在又想“复”它，谁又能信！再来，吴三桂与康熙对峙之时，已经就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垂垂老矣，无论是精力还是计谋上都不是康熙的对手；还有，这时候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清政府的统治，吴三桂的反叛本身就是一个逆社会发展之举，必然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而康熙自身的实力的确是不容小窥的，康熙身上品德和智慧是吴三桂最终败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军事策略上的失败

三藩反清之初，清政府连连失利，康熙在危局中表现出的镇定自若着实让人刮目相看。首先将吴三桂的罪状公布于众，得到民众舆论上的支持。接着又不顾姑姑的哭诉处死了自己的亲姑父、吴三桂的亲儿子——吴应熊，在士气上打击了敌人，激励了清军。

事实也却是如此，吴应熊的死给了吴三桂好大的一个下马威。吴军与清军之间的较量不分伯仲之时，康熙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镇定自若每日游山玩水给士兵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在战略上也展示了他惊人的谋略，虽然吴三桂打出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但是康熙没有因此而孤立汉族兵将，反而大力重用，这更加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再加上康熙肯听取他人意见不一意孤行，这也为他增加了胜利的筹码。

为康熙增加了胜利的筹码的还有“正义”这个词，显然，吴三桂在这点上是一毫不占优势的。

在吴三桂称帝之前，也许还有其两次叛变的理由，乱世，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让人迷失的背景，似乎所有的故事都能找出其原因。情势所迫、杀亲之仇都是吴三桂可以洗清罪名的筹码，但是，吴三桂所有的“无奈”却在他称帝之后无所循形，权利的欲望与野心也都昭然若揭，公诸于世。所以，吴三桂与康熙之间的三藩之战，首先丧失了正义的筹码。

吴三桂反清，当然得不到汉人的支持，因为他在云南虐杀南明永历帝。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吴三桂在民心上就先失了一招。

三藩之中，本身也不是同心一致，吴、耿、尚三人各怀鬼胎，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和康熙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这时候其他两藩的天秤就开始倾斜了，毕竟康熙主要对付的还是吴三桂，福建耿氏首先降清；紧接着，尚之信也投降朝廷。吴三桂孤军奋战又能有胜算几何？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军进入云南昆明。吴三桂虽然已经死去，但是也被掘坟析骸，刨棺戮尸。吴三桂的子孙也被斩尽杀绝。

吴三桂陵寝之谜

吴三桂的陵寝在哪里

吴三桂是明代宁远卫（今兴城）西南中后所（今葫芦岛市绥中镇）人。他是明朝的一位总兵，镇守宁远近五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引清军入关，打垮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他多次立下大功，被封为亲王；他反对康熙皇帝的削藩政策，起兵反清，自立朝廷而称帝。康熙皇帝平息了吴三桂掀起的长达八年的军事、政治动乱，清朝统治者把他称为“逆贼”“逆臣”。所以，清军进入昆明城后，就大肆搜查他的陵墓或灵柩，准备将其暴尸、戮尸。但是，吴三桂的墓葬到底埋在哪里？当时，有的说埋在昆明安福园石桥下；有的说埋在贵州省岑巩县天安寺古塔地宫；有的说埋在中缅边界；有的说后来其家人将其尸骨秘密带回故乡，埋在辽东宁远……其说不一。看来，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开的谜。

石桥下的骨灰匣

有的书中记载，当清军逼近昆明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和他的岳父郭壮图，非常秘密地把吴三桂的尸骨改葬他处，防止清军掘坟。清军追问吴三桂的近人，他们说不清楚。清军根据一些被逼无奈之人的指引，挖掘了几处墓葬，经认定，都不是吴三桂的墓葬。有一天，清军挖了十三座墓，可谁也分辨不清真假，最后将尸骨都付之一炬。在清军的一再逼问下，吴三桂的一个侄子说，在昆明安福园石桥下有吴三桂的骨灰匣。清军在安福园石桥下果然找到了，他们将骨灰匣连同吴世璠的首级一并送到京师。朝廷决定：“逆贼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吴世璠的首级交与刑部悬挂示众。”

清廷所得到的尸骨真是吴三桂的骸骨吗？据专家分析，认为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吴世璠和他的岳父郭壮图，已经非常秘密地把吴三桂的尸骨改葬他处，然后再造几处假墓和骨灰匣，这是有后顾之忧的吴氏很容易做到的。就是在吴三桂的故乡和他镇守过的地方——宁远，也有两处墓葬，被称为吴王坟。

窟窿山中的吴王坟

民国版《兴城县志》记载：“吴氏先茔：在城东北五里窟窿山西北隅，仅存石门一座，有‘骠骑将军吴公先茔’现在八字横额，余俱湮没，不堪辨识，俗呼吴王坟。又据土人云：鲍官岭下之姚家湾地方，俗称老龙头，亦系吴王坟。父老传闻，因吴三桂在云南犯顺，坟被清室所掘，说亦近理。”

辽宁兴城窟窿山西北隅的吴王坟，倚山面海。调查发现，至今还有六七块儿石头的雕件横卧在墓穴之南，这很像是石门的基座。坟墓早已被挖走，仅有一个土坑，约20平方米，深1米多。从地面往下的地层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碎砖、白灰渣。附近的老人讲，这是吴三桂的坟墓，过去有石门，横额上刻“骠骑将军吴公先茔”八字，被人破坏了，找不到了。



姚家湾属东辛庄镇，在鲍官岭（今称报花岭）之南，位于六股河拐弯处的北岸的高地上，其西北约4公里是绥中县城。在姚家湾地方，吴王坟遗迹难以寻找。但是，这里有三个地名很值得考究，有前石碑沟、腰石碑沟、后石碑沟，也许有的石碑曾经是记载吴三桂的。由于这里风水好，过去曾有两座古庙——兴龙（隆）寺和后兴隆寺。姚家湾村北约5公里的大寨乡有一个吴家屯，过去（明末清初），居民几乎都是姓吴的，老人们讲，他们是吴三桂的后代。

英茂山南麓的祖坟

2004年春，在兴城围屏乡英茂山北麓发现了已经被破坏的吴应玮的墓葬，仅存一方墓碑。墓地西南距吴家屯约8公里；距绥中县城约12公里。墓碑上刻着吴应玮为奉政大夫，是个五品文官，葬于康熙（初）年。据专家初步推断，他应是吴三桂的侄子，吴三凤的儿子，与其父居住在中右所。这座墓葬的发现，也许对今后寻找吴三桂墓有所帮助。调查中，听老年人讲，英茂山南麓可能有吴氏的祖坟。

在兴城刘台子乡沿海的一座突兀的山峰顶部，有一座古刹，叫娘娘庙，附近有许多关于吴三桂修庙的传说。据民国版《兴城县志》记载：“娘娘庙古碑：在城西南六十里，俗呼娘娘顶，清平西王吴三桂于顺治庚寅年重修时建。”顺治庚寅年是顺治七年（1650年）。据史料记载，顺治七年吴三桂驻守汉中，平定陕西、山西的反清武装，按理说他无暇修庙。不过，当年他要求回京汇报工作，顺便观察朝廷对他的态度。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经皇帝允许，他到了北京，出乎意料地受到顺治皇帝的封赏，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利。也许，他为了感谢神灵，感谢家乡的土地，特出资重修庙宇。他自己没有时间，便委托其兄长及乡亲代办。这说明吴三桂眷恋故乡，死后将其尸骨葬在故乡符合常理，更何况在云南，已经没有吴氏的立锥之地了。

吴三桂私造钱币之谜

原始森林深处的奇观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也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钱币均只能由官方制造。私人造钱，在现代属于重罪，在古代则要被处死。因为这是属于威胁到国家金融秩序的大事。然而，吴三桂在坐镇西南当他的土皇帝时，却做出了私造钱币之举。

在云南省威信县麟凤乡境内大雪山原始森林深处有相距两公里地的新、老两个钱厂遗迹，两厂遗迹都靠近四川省的边界线上，现存有瓦砾、陶器碎片、遗存有石碓、石磨、碾槽、水井、房基条石、炉灶。在山林深处的许多地方有开采过的焦煤、铜矿洞多处。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进山采笋子时还发现有串串铜钱被笋尖顶起，蔚为壮观。

吴三桂私造钱币的所在

相传，此地既有铜矿，又有焦煤，地靠川滇交界，又是人烟极少、人迹罕至的原

始大森林，非常隐蔽。吴三桂坐镇云南时，多次要挟清廷索要军饷，暗地里却拥兵自重，扩军备战。清廷对吴三桂早有防备，将吴三桂之子吴应雄当做人质，监制住京，以扼制吴三桂的反叛野心。清廷对吴三桂索要军饷等方面多有防备和限制，吴三桂对清廷的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加速了反叛的准备，在各地选择隐蔽有铜矿之地大量私铸钱币，用以扩军备战，充斥军饷，又将大量私钱运入川陕，投放市场换回金银，扰乱清朝的金融。

清兵捣毁钱厂的传说

吴三桂私造钱币被参后，清廷曾派人查实并捣毁老钱厂，将所有造钱人员追赶杀绝，堵水淹没造钱工场（有决水遗迹）。在清剿过程中，被剿杀者有数百人，其主要造钱师谢世平被剿杀，儿子侥幸逃脱。清军撤走后，谢世平之子返回老钱厂，掩埋父亲尸体，并收集了两土罐铜钱陪葬竖碑记“钱王谢世平之墓”（后钱罐被人盗走），儿子继承父业，招募逃脱的工匠人员迁移到离老钱厂两公里的一处比较隐蔽的地方，又开始大量私铸钱币，并养兵，修筑防御工事用以抗击清廷清剿。

据说，新钱厂鼎盛时期，有数千工匠及家属在此生息，繁华的商业，南来北往的驮马队将一部分滇铜从东川巧家会泽运进来造成钱币，又将钱币运往川陕。在麟凤乡有一个叫驮马山的社，就是当年停息马帮的地方，在四川珙县离新钱厂较近的花楸坪，还遗存有当年喂马的场所，在新钱厂内建有四十二条花街，二十四条柳巷，商贾云集，驮马成群，热闹非凡，从现存的各种遗迹看。当时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吴三桂叛清兵败后，清廷第二次派大批兵将清剿，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一个叫九鬼包的地方，清兵损兵折将多人，终因寡不敌众，残余的造钱员工及家属，全部转移到离新钱厂约十多公里的一个落水洞内隐藏。清军无法打入洞内，为了追赶杀绝这些造钱员工，将辣椒和土烟熏入洞内，将其全部熏死，然后用黑火药炸垮岩层将落水洞封闭。

当然，上述这些多为民间传说，有关吴三桂私铸银钱的历史真相还有待史学界和有志之士进一步考证。果真如是，将来开发大雪山原始森林或可多增一处人文景观。

第五节 刻薄皇帝手下的名臣下场

得以善终的十三阿哥

十三阿哥的身世

胤禛是在康熙王朝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混乱动荡的朝廷为胤禛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也让他举步维艰。面对着



“颇得人心”的八爷党，皇帝的位置坐得他心惊胆战，哪里还谈得上身为一国之君的舒心自在。

胤禛有一副在历史上都十分有名的铁血手腕。雍正王朝之初，由于九子夺嫡的余波尚在，再加上康熙始终以怀柔政策治国，导致雍正初年的政局十分不稳。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环境，雍正帝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修正了康熙年间以来的弊端，形成了承上启下的基础。可以说，正是拥有一副铁血手腕才能继往开来。如果是三阿哥继位的话，恐怕就会是另一番景象。看来康熙的识人之术还是非常厉害的。

康熙对他的儿子逐一筛选，最终选择胤禛是明智之举。康熙王朝后期，八爷党和四爷党是最具竞争实力的两派。八爷党的人数众多，四爷胤禛也有自己的心腹。虽然胤禛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还是不能妨碍他在兄弟犹如陌生人的皇室结交到既是兄弟又更似兄弟的亲人加朋友，那个人就是胤祥。

在康熙的众多儿子中，被康熙称为最有侠义心肠的就属十三阿哥胤祥了。他也是和胤禛关系是最铁的兄弟。兄弟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只有胤祥能入得了雍正的眼呢？要从胤祥的幼年谈起。

胤祥生于1686年，在胤祥14岁的时候，其生母章佳氏去世。此后的胤祥由德妃代为照料。从这以后，胤祥就逐渐地与德妃的长子胤禛十分要好了。正如1730年怡亲王胤祥去世时雍正皇帝在祭文中写的那样：

忆昔幼龄，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比长，遵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

雍正皇帝继位后，将胤祥视为心腹，是以他们儿时就结下的情谊为基础的。如果他们对皇太子胤初的看法与立场相左，或在康熙朝晚年的储位之争中未曾达成默契，这一基础势必发生动摇，情况就是两样了。也就是说，他们如果结党，应该是很早的事情。

难以解说的囚禁之谜

少年时代即失去母爱的胤祥生性淳诚，谨度循礼，在诸兄弟中虽算不得出类拔萃，但文才武艺都不后于人，又特别讲义气重情义，虽然贵为皇子，却一点都不蛮横骄纵，康熙皇帝将他视为最省心的儿子，在他12岁时便命随驾前往盛京谒祭祖陵，此后巡幸江南、避暑塞外、视察河工等都曾携他同往。但是，在他22岁那一年，却卷进了使父皇最为恼火的诸皇子党争漩涡中，与大哥胤禔，二哥胤初同被拘禁。

以后胤初获释复立。诸兄弟被加封爵位，但他仍没有获得宽释，十几年间默默无闻，以至在玄烨的前14个皇子中，除幼年早殇者外，只有他一人终康熙之世没有得到过任何封爵。有人认为，这并不是康熙多么地厌恶于十三子，而是处心积虑地为雍正布置的一个棋子，表面上是把胤祥拘禁了，实质上是保护他，担心他冲动的脾气会被卷入是非之中落人把柄遭受陷害，以便为雍正在关键时刻所用。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是康熙的良苦用心，但是最后的效果真的是显著的。雍正的顺利继位离不开刚刚被释放就加入战场的胤祥的功劳。这也更为加固了兄弟的情谊。

步步相随，十三阿哥的忠诚

在康熙皇帝去世的第二天，继承皇位的胤禛便任命胤祥为总理事务大臣，同日又将他从闲散皇子破格晋升为和硕怡亲王。当时这位新皇帝刚刚从与对手的激烈角逐中争得宝座，尚立足未稳，争夺中的失败者胤禩、胤禊、胤禵等人心怀怨忿，虎视眈眈，形势十分严峻。受任为总理事务大臣的四人中，胤禩虽为雍正的弟弟外加重臣，但是，他做事的准则却都以和雍正对立为敌为标尺，位列胤禛的政敌之首，可以说雍正执政时期的大半烦恼都是出自于自己的八弟之手。虽然雍正铁面无情，但考虑到稳定人心，再加上父亲的临终遗言不许伤害自家兄弟，所以才没有处理八爷党。政敌动不了，提拔自己的人却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胤祥作为与胤禛情深谊重的兄弟，被特殊提拔、安插在佐理朝政的核心位置，显然是重臣之中最受倚重的一个。他在十几年含辛茹苦、遭受冷落之后，得到四哥如此厚待自然感恩不尽，竭尽全力报效，以偿知遇之恩。

雍正初年，面临康熙后期遗留的国库空虚、钱粮匮乏的财政状况，要想稳定时局，强国富民，扭转财政亏空的局面是当务之急。胤禛把这副重担交给了胤祥。

事实证明，胤祥也确实不是只会享乐的草包皇子，在工作中展现了十足的智慧。首次清理康熙王朝时的遗留旧案，由于数量颇大，胤祥决定打破以往常规，采取规定限期和奖励勤勉相结合的办法，数十日内即将几千宗旧案都理出头绪。为雍正长了脸面，被处分的人当中也少不了牵连到八爷党的人，即使有八爷撑腰，也没能幸免，着实打击了八爷党的气焰。雍正初年清政府新设会考府，胤祥负责审核财政出纳，办理清查亏空、收缴积欠的事务。雍正对此要求很严格，谕示胤祥：此事必须办好，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胤祥深知此事至关重要，遂尽职尽责，认真办理。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稽核、驳回不符合规定的奏销项目近百起，有效地防止了营私舞弊的浪费现象。同时，又查出户部亏空银250万两，经奏请皇帝，采取令有关官员赔缴和逐年偿补的办法加以解决。对一些与造成财政亏空有直接关系的王公亲贵也毫不留情，连敦郡王胤禩、履郡王胤禔等人都会被勒令变卖家产清还亏欠。胤祥不怕被人指骂，心甘情愿地扮黑脸、做实事，有人因此责怪胤祥过于苛刻无情，然而也正是凭着这种不徇情姑息的认真态度，他才较好地贯彻了雍正皇帝旨意，使亏补欠还，整顿财政取得显著成效，令雍正的皇位日渐稳固。

治河患、兴水利，是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同时也十分头痛的国家大计之一。康熙非常注重水利的修建，胤祥青少年时期也曾多次随父皇巡视河工，对此并不陌生。雍正王朝也同样没有得到上天的更多眷顾，水灾同样泛滥成灾，损失十分严重，解决水利问题成为了雍正首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在治理水利的人选上，胤祥自然当仁不让，受命总理水利营田事务，主管营田水利府和下辖的四个营田局，首要任务便是在直隶地区修治河道，开垦水田，变水害为水利。胤祥领命后“建议兴修、疏浚河渠，筑堤置闸，区分疆亩，经画沟塍，躬亲巡视，往返辄经旬月，栉风沐雨，寒暑靡间，务成万世永赖之利”。胤祥开拓创新，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亲自绘制出水域图进呈御览，



雍正帝颇感满意，称赞胤祥等人亲至水患地区，不畏劳苦艰辛，无论大河巨川还是小渠细流，都作出详细调查，细心筹画，大大造福了人民。

雍正几乎将难办之事都交给了心腹胤祥去办理，只有胤祥出马，雍正才放心。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胤祥并没有被自己的功绩冲昏了头脑，也并不是冲着赏赐才肯为雍正全心全意地办事，其中的原因只是出于和雍正二人的兄弟情谊。也能看出胤祥其人颇为聪明，懂得身为“臣弟”怎样使君王感到满意和放心。不贪恋某些过分例外的恩赐，以免引起猜疑嫉妒而不利于己，这样也就能在宠极人臣之际确保平安，又能更多、更久地博得恩遇。

雍正也并没有卸磨杀驴，虽然此人多疑成性，但是对胤祥却也真正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做到了真正的“用人不疑”。

雍正自己是在康熙王朝中的皇权争夺之中经历过来的，皇子与大臣官员私结党羽，互相倾轧，甚至觊觎皇位、威胁君权的戏码，胤禛也曾亲眼所见，深知其危害。在他继位后，严禁王公官员结党，并御制《朋党论》以申其害。但对于十三弟则多有例外。

胤祥最终死于肺病，但也不排除劳累过度所致。他死后，雍正悲痛万分，食不下咽、寝不安睡。还因为三阿哥没有表现出悲痛之意而治他的罪，可见四哥对十三弟的情谊是何等深厚！

李卫当官，刻薄皇帝手下的能臣

并非乞丐出身的李卫

史料记载，李卫确有其人，祖籍江南铜山，即今日的江苏徐州，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卒于乾隆三年（1738年）。李卫并非要饭出身，而是有着殷实的家境，正因此，得以花钱捐了监生资格，避开科举的正途走进官场。李卫虽顶着大字不识的包袱闹出了不少笑话，但凭着机敏的头脑和缜密的心思，确实当出了一副官的模样。

辅佐帝王的能臣

雍正即位不久，发现各省钱粮亏欠甚多，下诏彻底清查，各省官员闻讯，恐慌不已。李卫时任浙江总督，听闻此事，主动上奏朝廷，以钦差大臣初到地方恐有诸多不便为由，希望能够让自己协助其处理清查事宜。雍正看过李卫的奏折后，同意了他的提议，批准他协助被派往浙江的钦差大臣彭维新进行清查工作。

随后，李卫以生日为由，命各州县的官员速来拜贺，趁生日筵席之时将一千人等召进密室，让各人如实上报亏欠情况，示意他自有办法化解，众人早已被钦差大臣前来清查之事吓得乱了阵脚，听李卫这样一说，全部如实交代，并登记成册交予李卫。

再说钦差大臣彭维新，时任户部尚书，为人做事认真仔细，此前已在江南各省揪出了一堆贪官污吏，气焰甚是嚣张，无人敢阻。岂料一到浙江，便被李卫所持的协助清查的批示镇住了，不得不与李卫商量如何处理清查之事。李卫谈及共同清查的过程

中恐有争执，故作为难，不知如何是好。逼得彭维新提出分县清查的方案，正中李卫下怀。

李卫当下便让随从把浙江各州县的名字写于纸上，揉成纸团，与彭维新抓阄分县。彭维新岂能料到纸团已被暗中做了手脚？那些存在亏欠问题的州县，几乎尽在李卫手中，而彭维新抓到的，不过是些问题不大的州县罢了。

如此这般，彭维新再认真清查也无济于事。李卫这边，名为清查，实则督促各州县填补亏欠。待所有清查工作结束，李卫故作焦虑地问彭维新：“各地可有亏欠？”得到的当然是他早已肯定的答案：“没有。”李卫佯装意外，同时开心地表示自己负责的州县也没有。

此事一经上报，雍正大喜过望，加封李卫为太子太保，大加赏赐。浙中各级官吏也因此各升一级。经此一事，李卫的手下众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这个大字不识的纨绔子弟刮目相看。

李卫为官，不乏耿直倔强的一面。对于官场中的不平事，如眼中沙粒，不除不快。不仅向雍正帝呈交弹劾奏章，更将奏章誊抄之后送至被他弹劾的官员面前，公开宣战，痛陈其恶行，直戳其痛处。那些被李卫弹劾的官员恨他恨得牙痒，却动他不得。

雍正为何宠信李卫

与李卫同朝为官的田文镜，小肚鸡肠，见不得李卫受宠，妒火中烧，暗地里在雍正面前说李卫的不是。雍正深知李卫的为人，对田文镜的挑拨不以为然。田文镜使坏不成，转而讨好李卫，欲与之结交。时逢李卫母亲去世，田文镜备下重金厚礼，派人前去吊唁。李卫不但不领情，反而当众大骂：“吾母虽馁不饮小人一勺水！”并将来者赶出门外，田文镜的名帖与厚礼也被李卫愤然丢入茅厕之中。

雍正帝之刻薄，为政之严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李卫作为一个靠花钱买来乌纱的官员，能够在雍正朝大享官路亨通，实际上是他的所作所为正对了雍正帝的口味及对为官者的要求。是故，李卫方在清朝的历史上书写下自己的名字，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清代名将年羹尧为何被雍正赐死

雍正朝的大功臣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办事能力亦极强。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雍正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